

誓不为妃

云外天都

著

下部

宫廷朝野，阴谋碰撞，拼心计，比心硬，究竟谁逃得过这张大过天下的替网？



万卷出版公司

© 云外天都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誓不为妃.下 / 云外天都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11

ISBN 978-7-80759-436-9

I. 誓… II. 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1524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234mm

字数: 180千字

印 张: 16

出版时间: 2008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文天

特约编辑: 屈 柳 张晓洲

装帧设计: 雷 鸿 金 鑫

ISBN 978-7-80759-436-9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官廷朝野，一路上阴谋诡计，
究竟谁选择过这张大过天下的错词？
比心暖，

第六章	将计就计	JIANG JI JIU JI	111
-----	------	-----------------	-----

第五章	父女重逢	FU NICHONG FENG	091
-----	------	-----------------	-----

第四章	妓院出逃	JI YUAN CHU TAO	069
-----	------	-----------------	-----

第三章	石碑之谜	SHI BEI ZHI MI	047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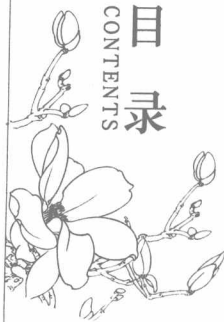
第二章	营救司徒	YING JIU SI TU	027
-----	------	----------------	-----

第一章	初入母府	CHU RU MU FU	005
-----	------	--------------	-----

江山如画，美人如歌，
执子之手，笑着这大千世界风起云涌

目录

CONTENTS



第十二章

神宫揭秘

SHEN GONG JIE MI

237

第十一章

深入险境

SHEN RU XIAN JING

217

第十章

太子大婚

TAI ZI DA HUN

193

第九章

诸葛禅师

ZHU GE CHAN SHI

173

第八章

搜魂大法

SOU HUN DA FA

151

第七章

婚礼风波

HUN LI FENG BO

131



一个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一个是运筹帷幄机关算尽，
到底谁会成为谁的手下败将？

S H I B U W E I F E I

誓不为此



第二章

初入母府

chu ru mu fu





我让小福子在门外继续等着，走回店内，那三人眼巴巴地望着我，用不敢相信的眼光提醒我证实自己的身份。

我轻轻地摸了摸这只头饰，淡淡地道：“其实这彩蝶双飞也没啥稀奇的，只是有一个极为特别的戴法，不是大客，品玉坊老板是懒得说的。”

说着，我按了按金色蝴蝶下面一个极小的机关，金色蝴蝶应手而落，独留一只银色蝴蝶在上面。

蝴蝶的翅膀是用极银细的线勾勒而成的，有极好的弹性，我轻轻用手指在翅膀上拨弄几下，那翅膀便卷成了一个花形，而蝴蝶的头则变成了一个花芯。我又把金色蝴蝶也变成了这个样子，重新安装上去，两朵熠熠生辉的花儿比肩而立。

我笑了笑，将变成两朵花儿的彩蝶双飞放在手心，叹了口气道：“品玉坊的老板没告诉过几个人，可能是因为有些人的手不够巧，即使知道这种方法，可粗手粗脚的保不定给弄坏了……”

说完，我摇了摇头，看也不看那几位先前把我当成冒牌货、现在又瞪大了眼睛的人，就向外走去。

那杜嬷嬷忙满脸堆笑地拦住，道：“这位小哥儿，不，流云师傅，您别走，我有事相求……唉，您别走啊……”

她张开双臂拦在我的前面，笑得灿若朝霞，我忽然发现这母府的人就是不同，连一位嬷嬷都长得如一朵鲜花儿似的。

可能我的目光有些贼兮兮的，看得那两位丫环姐姐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鄙色，我想，我不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吗？值得你们这样？

再说了，我也是一位淑女呢，换了女装，不比你们……唉，这牛皮还是不吹了，确实不怎么样。

我愤愤不平地想着，嘴唇上由于贴了两小撇胡子，有点气得直翘胡子的感觉。

杜嬷嬷察言观色，忙瞪了那两个小丫环一眼，又转向我笑道：“流云师傅，您别跟这

两个小丫头计较，她们没见过大世面，来来来，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我慢吞吞地问：“莫非你想买我手中这彩蝶双飞？这我可不能答应，我设计的东西，每样可只留了一件在手上。”

杜嬷嬷忙道：“哪里会？我不是打您这件东西的主意，您看啊，我们家小姐非常欣赏您设计的首饰，小姐大婚在即，要提前准备些嫁妆，您能不能跟我回府，给我们小姐设计几样？您放心，银子可不是问题。”

我沉默半晌，摇了摇头道：“不行，不行，这位夫人，我不能答应你，我还有事儿呢。”

杜嬷嬷忙问：“您有什么事？要不，我叫母府的人帮您，只要您说一声，不管是什么事我都会帮您搞定的。”

瞧瞧她说得，仿佛杀人的罪她都能帮我摆平一般。

我还是沉默，沉默得她忐忑不安。

我叹了口气，道：“其实，我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不能帮你是因为我还要去相亲呢，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也没能娶上一房媳妇儿，这好不容易来趟大齐找寻自幼失散的未婚妻，虽然还没找着，但也不能耽误时间不是，没准儿晚去了那么一天，未婚妻等不及了，就和人家成亲了，我可就没有老婆了。不行，我得快点儿给她买了礼物赶过去。”我指了指门外，道，“我的随从等得都不耐烦了。”

我说这话她们倒颇为相信。

在她们眼中，身为男子，我长得也太矮了一点。像这么身材矮小的男子，还颇为挑剔，想找一位大户人家的闺女，也难怪这么老了还没成亲。想必我那未婚妻早就跟人家结婚了，我还巴巴地跑过去，可怜哪。

她们的神色之中明显带了怜悯，虽然我的设计手艺一流，但那也是一个下贱活儿，哪比得上读书考举，封侯拜相。虽然大户人家的闺女梦寐以求的就是我设计的首饰，但真要让她们嫁给一个手艺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如果她们看到我这副矮小的模样，只怕宁愿给采花贼采了去也不愿意嫁给我。

杜嬷嬷笑了，放下心来，道：“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您是要去相亲，这好办，只要您留下来，我保准给您找一房好媳妇。”说完，看了看两名丫环。

我心领神会，有点儿色迷迷地看了看两位丫环姐姐（这个表情我对镜练了很久，基本

上达到了色而不淫的境界——既让人讨厌可又生不出气动手揍我)。我连连点头，有点儿心动的迹象，可嘴里还喃喃道：“我那未婚妻……”

杜嬷嬷笑道：“怕什么，如果找到了，以后您就娶两房媳妇，让她为平妻，如果找不到，您可别失了机会，我们的人，外面想求也求不到呢。”

说完，示意般地看了看兰若。

我想，她这是想玩仙人跳呢。我得配合配合不是？

于是我也望向兰若。

丫环兰若大惊，她知道兰黛已经有主了，心里肯定会想：杜嬷嬷是不是想向小姐要求，把我……

我嘿嘿笑了两声，里面的内容不言而喻，望着兰若，向杜嬷嬷道：“不知道您的府上在哪里？”

杜嬷嬷见我口气松动，连声道：“流云师傅，您刚刚没听清楚，我们家可是母府，母府，人人都知道在朝阳大街啊……”

我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喜上眉梢，连声问：“您真是母府的人？刚刚我在选衣服，没听见你们说的话，真是母府的人？”

我的表情太崇拜了，虽然她们三人见惯了一些人崇拜的脸色，但一见我的表情，还是止不住乐上眉梢。

我自从穿越过来之后，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女扮男装四处惹祸，所以经常对着镜子练习，那表情练习得跟真男人没什么两样，而且往猥琐贪色里走，瞧瞧，即使我不用假喉结、假胸肌什么的，也没人相信我是一个女人。

试问有如此好色猥琐的女人吗？有人愿意女扮男装，装成这么好色猥琐的男人吗？要扮，也要扮成面如冠玉的潘安之流才行吧？

我不免有些得意洋洋，在她们几人看来，表情更像神魂颠倒，于是她们更加肯定已经收服了我的心。

母府的女子，从小姐到丫环，可都是千金难求的。

杜嬷嬷连声道：“流云先生，这么说你答应了？要不，这就跟我一块儿走？”

我为难道：“夫人，您急什么呀，我总要跟外面的人交待一下才行吧，我那仆从还

在门口等着呢。”

杜嬷嬷眼神之中忽然浮起了敬色，道：“外面站着的那位小伙儿就是你的仆从？”

我点了点头，想着，这女人的态度为何有点改变了呢？仿佛见到了什么让她心动的人物一般。

她奉承道：“流云师傅果然不凡，想不到有武功这么高的人当你的仆从……”

原来她看出了小福子的武功极高，难道她也会武？

刚才为了糊弄她，倒没来得及打量，此时我仔细一看，见她举手投足如弱柳扶风，倒真看不出她会不会武。但仅凭她这一双看穿小福子的利眼，就知道，这母府里头的人随便出来一个，都不是简单人物。

兰若丫头好长时间没出声，这时听了杜嬷嬷的话，撇了一下嘴道：“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护卫吗？母府大把……”

看来这小妮子由于担心自己被杜嬷嬷随手塞给我，倒把我恨上了。

我向兰若笑了笑，一副想要套套近乎以成就好事的样子，向她道：“兰若姐姐说得对，我的护卫自然比不上母府的，不过，兰若姐姐如果有什么东西要提，倒可以交给我这个护卫，他可有力气呢，若姐姐，您说呢？”

兰若的小脸涨得粉中带红，眼中泪水盈然欲滴，特别是听到我为了套近乎把兰若姐姐叫成了若姐姐之后，她简直要崩溃了。

看到她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为什么在现代的时候，报纸上会有这么一则新闻：有一名女子由于受不了某男子的求爱纠缠，自尽而死。

当时我就想，至于吗？不就是求爱吗，给他几个冷眼，骂他几句，他还不赶快走？可是，我没有把像我这样脸皮超级厚的男人与像兰若这样要保持斯文闺秀模样而不愿意动粗的娇弱女子算在里面。

看到兰若一副羞恼至极的模样，兰黛产生了同仇敌忾之心，她一把将兰若护在身后，道：“我们的东西我们自己会提，哪轮到……”

我笑了笑，黏糊糊的眼光望向她们那两双娇嫩至极的小手，道：“两位姐姐，我这不是心疼你们吗？”

她们忙把手藏在身后，异口同声道：“不用。”

我走出门，吩咐了小福子几句，小福子点了点头，走到马车边把这话转达给琼花。

琼花吃惊地望向这边，却不得不点了点头，我看见她的唇齿开合，读懂了她的唇语。

她连声说道：“怎么可能，她怎么能去母府，我怎么向主子交待？”

小福子没管她，交待完毕之后，又走了回来。马车带着两位盲眼妹妹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我与小福子跟着杜嬷嬷来到了母府。

本以为母府一定是一个金碧辉煌、气势非凡的府邸，却想不到，这母府虽然占地极广，却古意深深，林木葱郁，仿若一间学府一般，透出隐隐的书香之气，真不愧为百年世家。

我们自然不能从正门进去。听杜嬷嬷讲，正门一般是不开的，只有接圣旨与当朝五品以上的官员进入时，才会打开。

我望了一眼正门，门前两只白玉狮子正虎视眈眈地望着我，透出凛凛的威风，看这架势，似乎连这府里头的白玉狮子也是不好欺负的……

小福子一声不出地跟在我身后，那两名丫头对小福子这冰人倒挺有好感，也忘了坚决不要小福子给她们提东西的事了，挤挤挨挨地走在小福子身边。不但如此，她们还故意放嗝了声音在小福子旁边叽叽歪歪。

我想，还好小福子不出声，要是他一出声，露出他那特有的阴柔嗓门，这两个小姐只怕会挤到我的身边来，我可消受不起。

杜嬷嬷安排我们住进了厢房，我这才发现，这母府当真名不虚传。如果说客栈那间天字一号房是极尽奢华，那么这母府就是深藏不露。

我们所住的厢房内，每一件东西都是名家所出，但却是那种绝不张扬的简朴式样，古朴中透出隐隐大气，唯一露富的，只有挂在墙上的那幅名家古画了。

我走过去一看，确为真品，光是这一幅画恐怕都价值千金，可他们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挂在一个普通客房里。比较起来，那间天字一号房简直就像一个镶满金牙的暴发户，所露出的富也就只是那几颗金牙而已。

杜嬷嬷喜滋滋地告诉我，说是等过几天小姐从宫里头回来了，就安排我与她见面，让

她来告诉我要设计一些什么样的首饰。

我暗暗想，看来这位母家二小姐当真炙手可热，宫里头像她家一般，说进去就能进去。

杜嬷嬷告辞之后，小福子问我：“你难道不想救你那疯婆子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明珠，他们两人之间永远是这样斗来斗去的。

我好笑地望着他一眼，道：“不是我不想救，而是她不需要我救，既然如此，何不去周围玩玩？”

小福子道：“你就是想玩也不必玩到母府来吧？”

我淡淡道：“一路走来，不管是哪里，都在传母府的权势通天，母家二小姐是宣王与那三皇子争相要娶的对象，想要不受制于人，倒不如从这里下手。你以为，我们老老实实跟着琼花走入林瑞布置好的地方，就能如愿以偿？他不会想些什么方法将我们困住吗？”

小福子淡然看了我一眼，道：“这林瑞，在你的眼中就是如此一个人？”

我斜了他一眼道：“你倒对他挺有好感的！”

小福子道：“他行事处世有如春风和煦，举手投足之间有常人所不及的大气，只有你眼睛长歪了。”

我怀疑道：“他真有这么好？连你都赞个不停？”

说实在的，其实我心里对那林瑞并无恶感，可能……或许……说不定，有一点点好感，当然，好感一定不会太多的。但是，我一想到他脸上总是隐隐露出来的欠揍微笑，仿佛所有的事都被他操纵在手中，就气不打一处来。

更让我生气的是，到处都在传言，他与那宣王争着要娶母凤沁过门呢！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怕重蹈我母亲的覆辙。想当年，我的母亲纵横商场，不知道击败过多少对手，连我的亲生老爹都斗她不过，可她却不知不觉地为他吸引，最终被他用温情网罗，走入他用虚情假意构筑的陷阱，再也走不出那一片天地。

小福子摇了摇头，道：“我倒不明白你了，我都看得出他做事并非不择手段之人，对你也有示好之意，可你为何防他防得这么严？”

“或许因为我比你看得明白。”我打断了他的话，“或许，你应该改一个名字，你的名声如今可传播得极远，不如就叫小禄子如何？”

小福子本想再劝我，但我摆出不想与他讨论下去的态度，他不罢手也不行，只得道：“小

禄子?不行,我感觉叫“鬼刺”还好一些。”

我斜了他一眼,心想,这小福子,表面上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可心里头对自己的名声还是颇为自得的,这不,时不时提醒我,他可是名扬江湖的“鬼刺”,别搞错了。

我点了点头,道:“也好,就叫‘鬼刺’。”

小福子脸色一红,有点儿心思被我戳穿的狼狈,他忙道:“还是叫小禄子吧,小禄子好听。”

我点点头:“不准再改了,知道吗?”

小福子忙点头,急急地向门外走去。

母府确实挺大的,而且人人都挺忙,忙得两三天没人理我们。除了送饭的丫环之外,杜嬷嬷连面都没露一下,我们这里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与我想象之中一进府马上可以见到闻名全国的母家二小姐的愿望相差得太远了。

可我们要是想出府,总有人拦着我们说:“两位客人少安毋躁,二小姐马上就会接见二位了,如果错过了时间,二位的损失可就大了。”

我们只好回转身。其实,想要出去,只要趁人少的时候让小福子带着我飞越墙头就行了,可一来实在没什么事,二来倒真怕误了那二小姐叫我们的宝贵时间,也就乖乖待着不走了。

说实在的,这二小姐架子这么大,倒生生吊起了我的胃口,实在很想知道,她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一天,送饭的丫环小朵走了进来,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午饭,可她送完饭之后,却迟迟未走,定定地站在那儿。

我笑问她:“小朵姐姐,你怎么啦?不舍得走啊,要不,一块儿吃?”

小朵道:“您是客人,我怎么敢?只不过,我有一事想求先生。”

我笑道:“是不是想拆一字?”

小朵点了点头。

其实,这小朵在我们刚来的那会儿,对我与小福子是很看不上的,基本上送完了饭,就一声不出地退出房门口,显得有礼而冷淡,既表现出一个大家丫环应有的礼节,又让人退避三舍。

她之所以会这样，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是一位不入流的手艺人。

但这母府里边，就算端菜送饭的丫环高傲，可还有在外面扫地的丫环吧。于是，我退而求其次，与外面扫地的丫环珍儿打上了交道，

随口帮她拆字算上一命，倒说得她信了个十足十。更加庆幸的是，我说的事十有八九倒中了，这么一来，我的名声在母府下层的仆役之中传了个遍，整天都有没事做的丫环仆人偷偷摸摸地跑到我的房中，求我给他们拆字算命。

我当然不能人人都拆，每天仅限拆字两名而已。

我道：“今儿刚刚好还能算上一个人，那么，就请小朵写上一字。”心想，母府真有水平，连扫地端菜的丫环们都会写上十来字。

小朵脸上一红，在白纸上写了一个“雲”字。

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这个雲字，面露凝重之色，道：“姐姐所写的‘雲’字，上面有雨，二字在中，下面有一半开之口，所求之事必多有波折，有两人所说的言语会阻碍所求之事的进展，属乌云压顶之象啊。”

其实，我看她性格内向，加上年纪不大，一写此字，脸上带红，所求之事除了婚姻还会有什么？如果婚姻顺利，她的神色不会像现在这样犹豫不决，既然她脸露犹豫之色，那么，想必是遭到了某些棒打鸳鸯之人的阻挠。

至于是不是两人，我可不知道，但她听我这么说，在她的心底，肯定不是两人也把两人给凑齐了。

果然，小朵红润润的脸变得煞白，喃喃道：“我就知道……”

我忙劝慰她：“拆字只不过是游戏而已，所反应的为心中担忧之事，只要小朵姐姐您多加防范，也可以迎刃而解的。”

正说着，就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叫好：“先生说的真是不错，奴家真是小看先生了，先生真是好本事。”

我转头一看，原来是杜嬷嬷，身后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兰若。

我赶忙迎上前，要多热情有多热情地对着杜嬷嬷打招呼，可大部分的目光倒是瞟在兰若的身上：“杜嬷嬷，可把您给盼来了，是不是有了消息？这几天可闷死我了。”

杜嬷嬷掩嘴而笑，道：“流云师傅，我看您一点儿都不闷啊，这后院儿可都传遍了您



的大名呢。”

兰若被我的眼光看得浑身不自在，在一旁哼声连连。

我用满含宠溺的眼光望着兰若，仿佛她是自己的所有物一般，一边望着兰若，一边答应着杜嬷嬷：“啊，嗯，啊，是吗？”

杜嬷嬷看了，掩着嘴笑成了一个闷声葫芦，道：“看来先生对我这位丫头倒挺有兴趣的？”

我忙恍然大悟般回过头来，脸上微微发红，道：“杜嬷嬷，瞧您说的，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下这是正常反应，正常反应……”

兰若听了更加生气，两边的腮帮子气得胀鼓鼓的，可杜嬷嬷朝她望了一眼，她倒不敢发飙。

杜嬷嬷道：“奴家今儿个有空，不如请先生也帮忙拆一字？”

我忙道：“哪里，哪里，怎敢在夫人面前献丑？那么，就请夫人写上一字。”

对她，我可没敢说一天只拆两字。

杜嬷嬷写得一手极好的瘦金体，比那小朵好了不知多少倍，可她写的也是一个“雲”字。

我明白了，她这是存心找岔儿，考我呢。

我拿起这张雲字，仔细端详了半天，脸上忽露喜色，向她拱了拱手，道：“恭喜夫人，您写的这雲字，上面是人脸露笑，下面土坛站得极为平稳，这表示您最近会大喜啊，而且所求之事十拿九稳，平平安安。”

杜嬷嬷本用戏谑的眼光看着我，看我怎么解决这同拆一字的问题，听我这么一说，她一下子收住了满脸的笑意，眼睛之中露出慎重之色。我知道，我又猜对了。

这杜嬷嬷三十来岁，可谓风韵犹存，听下人说她早就婚配，可看她的身形，却是未孕有子的模样。

这种年纪的妇人，所求的不就是一男半女？我似是而非地加了最后两句十拿九稳、平平安安，还不说到她的心坎儿里去？

杜嬷嬷忙问：“先生，您说的当真？”

我笑道：“杜夫人，我说了，所写之字只不过反映您心中所求之愿望，你信了，当然就有这么一回事。”

我收起桌上的纸砚，问她：“您不是有消息要告诉我吗？二小姐愿意见我了吗？”

杜嬷嬷道：“二小姐还没从宫中回来呢，倒叫先生多等了，不过等她一回来，我会马上安排您见面的，您不用急。”

我点了点头，笑道：“那么，在下就多谢夫人操心了。”



过了两天，我与小朵聊得正欢，就见杜嬷嬷带着兰若喜悠悠地走进了我的房门，连声道：“恭喜先生了，小姐回府了。这不，一回府，听说您来了，马上就安排见您呢。”

我想，这位二小姐可真称得上日理万机，一刻都没得空的，连带我等这么长时间，就为了见她的尊颜一面。

听到了好消息，我没顾得上看一眼我可爱的兰若，就脚不沾地地跟着杜嬷嬷往二小姐住的院儿走去。

虽听小福子暗自查探时形容过这个院儿，但乍一看，还是止不住欣赏。

小桥流水自不必说了，更让人赞叹的是，她这院内的布局精巧玲珑，暗合八卦风水之术，一看就知道出自高人之手。

院内小径上铺的全是鹅卵石，一般大小，形状也一致，乍一看，我还以为这些鹅卵石也是穿越过来的现代产品，要不然，怎么像用机器模子做出来的一般？光是这条鹅石小路，就不知花了多少人力物力。

我与小福子来到了这个院子的侧厅外，走入侧厅，隔着一道珠帘，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一位佳人坐在矮榻之上，手捧一本书，正津津有味地读着。

杜嬷嬷从帘边走过去，向那榻上之人禀告：“小姐，流云先生来了。”

“哦，他来了。”帘内人放下手中的书。

这几个字说得清脆悦耳至极，让我感觉如饮醇露一般，浑身的毛孔都透着舒坦。

我是一个女人，尚且如此，那些男人听了这娇若黄莺的声音，不知会怎么色授魂与？我在西楚的皇宫里美女也见多了，但光凭声音就能让生为女子的我也如此心动思凡的，她倒是第一个。

杜嬷嬷从帘内走出来，看见我的样子，不由得笑了。显然，她经常看见旁人在小姐面